

生態台灣 火焰上的扉頁

陳玉峯

在展讀台灣天書的數千個日子以來，無論山顛海隅或溪畔，每一頁總有令我悸動不已的震撼。繽紛善變的山系，任一面向隨時都可能出奇不意地綻放天光，不管是知性、理性或感性，即令是小小的驚異，也叫人欣喜不已。尤其，每座山靈常要出道啞謎，考驗我，如何編杜它的前世與今生；就像把關的人面獅身獸，讓我品嚐挑戰、恐懼與神秘的興奮，也迫使我的思考若利刃，俐落地切入心臟深處，好讓靈魂汨汨流出，盡情探索林間與后土的迷思。我知道童話為何多產生於北國黑森林。

由於研究和工作，我有幸解讀福爾摩莎的千山萬水，這必然是機緣。我愛入山，卻怕出山：入山每每鍊就熾熱高昂的心，出山卻要立即碎入冰寒的現實界。我恨透這冷暖人間。

近山情怯，今天丟給自己的作業是火炎山，一座全台絕無僅有的惡地，卻孕育了來自古典年代蒼翠的松。我熟知自上次冰河北退之後，台灣綠色生界的故事。松林應屬冰清玉潔的溫寒帶，而逐漸燠熱的天候，早將此等低地，挪移為亞熱帶雨林的地盤，只緣火炎山是惡地，阻擋了入侵的諸多闊葉樹，用它的偏執，守護著一族神蹟。

我由高速路橋下走入相思林，尋常的次生植物相，伴隨珍稀的鴉膽子映入眼簾。山頂型植物的桔梗蘭，撐起串串紫花，散落在林下。直覺告訴我，這是旱地特徵，這山塊的本質保不了水溼，且循著接近稜線逐一出現的證據，很快的便將這頁天書的摘要，勾勒出來。

這裡的喬木身材短矮，從基幹開始便提前分枝，好似叢生連體嬰。一些明明是附生樹幹上的拎壁龍、懸空蕨，竟然大大方方地走下地表，鋪陳出移位的綠帶。猖狂的白蟻活絡，提前終結了許多相思樹與馬尾松。

檢視物種組合與物化因子的相關，天擇的成果透露，形塑此生界的巧手，必然是意外或獨特的環境，也就是肇因於曠古第四紀的地層，能因為劇烈的造山運動，快速抬舉了地殼，因而從中央山脈或其他地區，

被河川帶出的大小卵石火速堆積，來不及層分粗細。於是在隨後的地動，恰巧將此一急就章的巨厚礫石層，隆擠成山，冒出今日的龜背狀丘陵。然而，山塊一旦出世，就如同生命誕生，外在環境壓力便開始鑿運，原本就情愛不足的大小石礫，在風吹、雨打、日曬、重力的牽引下，崩蝕紛紛，滾落成石河條條，而陡坡屹立，隨時準備降下石雨。

在我登臨崩塌碗狀切口的危稜頂，不慎踢落頑石二、三，清晰地瞧著它們交叉跳躍加速墜去，每鏗鏗然的一次撞擊，便可能激迸出一批新生的滾石群，在短短的一條時間匹練中，級數加成、激盪交織，瞬間化為渾厚澎湃，宛若萬馬奔騰於石谷而轟然地動。即令在塵土裊裊升起的死寂前，零落短促但清脆的散石滑撞的尾音，依然狠狠地痛敲中樞神經，留下我好一陣的眩暈與愕然。

就是如此劇烈的崩解與風化，淘汰了諸多原本適合在此低地開拓的森林，卻叫善於爬岩、嗜陽耐旱成性的古老物種馬尾松一族獨秀，據地子遺，印證它們曾經在福爾摩莎的地史上一度稱霸，只如今滄海桑田，留下最後這一嫡系，等待有緣人而來解讀。事實上，裸子植物馬尾松得以倖存的憑藉，除了滾動山河的棲地特色之外，祝融每隔一段時間，便為其氏族掃蕩其他植生也是主因。火燒焚毀整個林相，也喚醒松子的休眠，在別的物種沈寂的時段，搶得機先兀自成林。

既已尋冀演替之鑰，接下來的工作便是架構植物社會輪迴史，這片馬尾松的幼苗，崛起於地變或回祿肆虐之後，用數十年的生長築林，老樹卻再也不肯庇蔭其子嗣，只容許異族耐陰的族群繁衍，以便將來完全取代這批先驅的老松，且自此松樹將退出舞台不復再生。果如其然則松樹不就萬劫不復，焉有長存續今的道理？只緣上述頻繁的地動與林火，每逢馬尾松林氣數將盡，地殼就來次天蠶再變，頓將成熟林分夥同地土悉數汰盡，重新鋪土孕育松苗的胎衣，呵護松族的香火綿延。神秘率就在於后土剝落的速率，恰與松齡成契合，數萬年來竟然保存了這一脈韻律於不絕！

相思林則是人造，也將為香楠森林所取代，我逐一丈量它們的代謝模式，詮釋每一種生命巧妙的位階與意義，雖是研究工作，可像是在拼湊上帝打翻的拼圖，每完成一幅總有喜悅，因而林分調查告一段落之

後，恣意拍照與觀察自然山林每一種符號或象徵，便形成林間最大的享受，偏偏眼前這加株古松樹皮的圖案，叫我不知如何下手，因其古銅色的斑紋，逼散出強勁的生命閃光，卻又是隱藏在古典雅致的咖啡色系下，分明是用它自身油脂去鍊鍍的光采，那種美讓人心慌，我迷失在鏡頭雜亂的組合下，自然界每每有一拍不得、說不出的意境。顯然的，馬尾松是其一。

採集、登錄、繪相與解謎，我游走於山徑。偶爾喜歡小跑一陣，尤其在咬人的陽光直曝區，七月的每根光刺，生似惡狠狠地射入毛細孔，催烤著裸露的頸部與手臂，此刻來一陣頂風的衝刺，那種快感不下於冰涼的青石板。

然而，總得下山。回程仍循入山瘦稜，只是景致異動，例如小徑上掛滿人面蜘蛛的巨網，好似塵封多年而不記來時路；又如相思樹皮上，苔蘚、地衣或藻菌的聚落，隨著乾溼作調色盤上的淡出淡入：悠遠振耳的知了，總在天頂距處戛然打住、振翅他去；一段距離就會碰上誇張的攀木晰蜴，牠老愛盤據小徑中央，以慣有的三角肩，上下祭天拜地。

這段路多陡降的下坡，我的兩腳就像鐘擺，禁不住要向凹鞍盪去，直到對邊的上坡，抵銷前傾的力道。走在這等上上下下的路弧，我常會掉入催眠般的恍惚，一些童年的影像也會滑出記憶，一些糾纏無解的鬱結在此交會。六、七千個日子以來，我總是在文明與荒野間擺盪，入山與出山、入世與出世、現實與夢幻、體制內與外、保育與開發、公益與私利……，在此拉鋸、在此較勁，果真只有消長與對立？文明必與自然對決？否則我長年的夢魘為何無法對我族人告解？聽任我獨享后土絕美的天籟與樣相？也叫我為公權力長年反自然而痛骨錐心？

大安溪河床在望，入山時不甚在意的砂石廠噪音，此刻分外尖銳，我何其熱切的企盼，何日我族人願意一齊走入山林，聆聽后土心聲，體會天地生命的禮讚，而非繼續激動開發的戰鼓，假借假科學、偽科學的掩護，顛覆台灣危在旦夕的維生體系，摧殘奄奄一息的自然？！

高速公路上回首火炎奇山，礫石紅土宛若發焰燃燒，在窺得天機之後我陷入黯然，莫非我們留給下一代的，僅止於這些斷簡殘編？！